

# 小王子

Le Petit Prince

我的第一套  
世界名著

[法]安东·德·圣艾修伯里 著 艾柯 译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小王子。

Le Petit Prince

我的第一套  
世界名著

[法]安东·德·圣艾修伯里 著 艾柯 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王子 / (法) 圣艾修伯里 (Exupery, s.) 著；艾柯译.

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07.1

(我的第一套世界名著)

ISBN 978-7-5317-2092-8

I . 小... II . ①圣... ②艾... III . 童话 - 法国 - 现代

IV . I565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1643 号

### 我的第一套世界名著

Wo De Diyitao Shijie Mingzhu

---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于祺盛

装帧设计 / 弘文馆 ·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0 × 1240 1/32

印 张 / 31

字 数 / 600 千

版 次 /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98.00 元 (共 5 册)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092-8

---

## 导 读



# 我是那只等爱的狐狸

紫 衫

你看，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？我不吃面包，麦子对我来说一点儿意义也没有。麦田无法让我产生联想，这实在很可悲。但是，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如果你驯养我，那该会有多么美好啊！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，我也会喜欢听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音……

在大学图书馆尘土飞扬的旧书库中，一本古旧薄薄、画满优美插图的小书——法国作家圣艾修伯里著的《小王子》将我带入了那充满爱与忧伤的世界。

就像每个女孩子在看了《泰坦尼克号》后都希望自己是露丝，我猜她们若读了《小王子》，都会愿意自己是那朵玫瑰。

但从最初到现在，我只觉得自己像那只狐狸……

小王子遇见狐狸，是他正在哭的时候，小王子因为难过请狐

狸陪他玩儿，被狐狸拒绝了。

“我不能跟你玩。”狐狸说，“我还没有被驯养。”

“对我而言，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，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。我不需要你。你也同样用不着我。对你来说，我也不过是只狐狸，就跟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。然而，如果你驯养我，我们将会彼此需要，对我而言，你将是宇宙间唯一的了；对我来说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。”

“驯养，就是建立某种联系……”

“如果你驯养了我……”

每次我读到狐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都会感动至鼻子发酸……那种对爱的期待与执著……

我经常在认识一个可能成为我的朋友或爱人的人时，脑子里就会浮现这样的句子——如果你驯养了我……

狐狸向小王子描述它想像的新的人生：“如果你驯养我，那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，你的脚步声会变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样。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迅速躲到地底下，你的脚步声则会像音乐一样，把我召唤出洞穴。”

小王子驯养了狐狸，可是小王子还是离开了狐狸。对于像狐狸这样的人来说，生命中其实也已经不是很介意，一定要把什么攥在手心里。

“那你还是什么都没得到吧……”小王子说。

“不，”狐狸说，“我还有麦田的颜色……”

多么美好的感觉啊！只要你曾经被驯养，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是原来的样子。

当我懂得“驯养”这个词后，我从此不再计较生命以往和将来的得失——无论是爱情，还是友谊——可能是我总是在失去，可是谁不曾已经以及将失去什么呢，从童年时美丽的发卡到最终了时我们的生命。

“驯养”，真不知道这只狐狸从哪里学来的。

现在又教会我。

于是，在我的生命中，从此多了一种靠着“驯养”建立起来的联系——对我，可能是友谊，也可能是爱情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在去追求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心态，我相信到最后，至少，我还能有麦子的颜色。

这颜色可能是你们共同读过的一本书，走过的一段路，同一时刻抬起头来看月亮心灵所感到的激荡，不约而同说出的一句话。

生命会被这样的时刻鼓荡着……

请你驯养我吧……

我知道，那是爱的声音。

我是那只等爱的狐狸。

# 小★王★子



## 献给 ——里昂·维德

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原谅我，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。首先，我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：这个大人是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；我还有另一个理由：他了解每件事，即使是有关孩子的书也一样；我还有第三个理由：这个大人住在法国，他既饥饿又寒冷，他真的需要一些鼓励和安慰。

如果我所说的这些理由都还不够好的话，我不介意把这本书献给小时候的他。

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，虽然，只有少数的人记得。所以，我将我的献词更改为：

献给 小时候的里昂·维德



我六岁的时候，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幅扣人心弦的图画。那是一本描述原始森林的书，叫做《生命中的真实故事》，画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的情形。喏，就是下面的这幅图。

书上这样写道：“蟒蛇连嚼都不嚼，就把捉到的动物整个囫囵吞下去，肚子撑得无法动弹，直到它们睡上六个月的长觉，消化所有吃进去的食物为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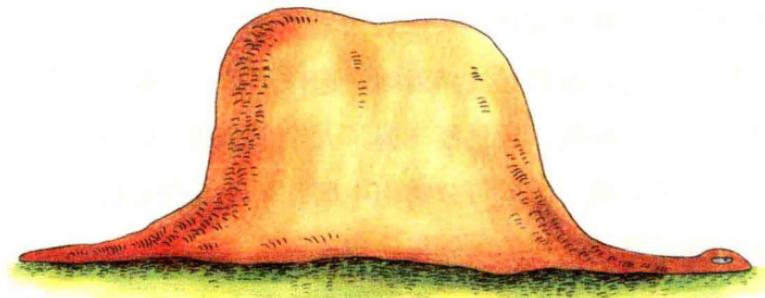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我对丛林的种种奇事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遐想，于是，我拿起彩色铅笔，勾勒了一幅画——我的一号作品，就是下页的那幅图画：



我把这幅“杰作”拿给大人们看，还问他们有没有被这张画吓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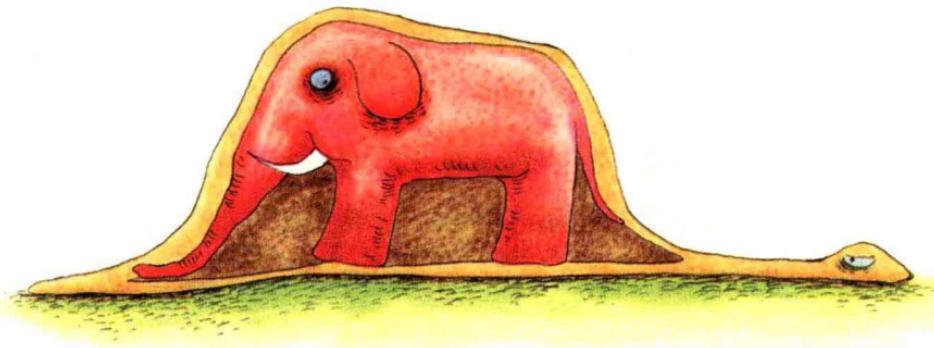
他们却回答说：“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我画的根本就不是帽子，而是一条蟒蛇正在消化它吃进去的大象呀！于是，我就再画了一张蟒蛇内部的透视图，这样，大人们就可以看得懂了。唉，大人最麻烦了，老是需要我们给他



们解释。我的二号作品是像下页上这样子的：

大人们看完了以后，劝我别画这些蟒蛇图了，不论是外观的或透视的，要把心思放在好好地念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文法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六岁时，就放弃成为画家这个美好的职业的原因。我对一号作品和二号作品的失败感到沮丧。这些大人从来就不主动去了解任何事情；而对我们小孩来说，老是



要跟他们再三作出解释，实在是太累了。

既然如此，我只好放弃画画，选择了另一个行业，学习驾驶飞机去了。现在，我已经飞遍了大半个地球。的确，地理学帮了我大忙，我一眼就可分辨出中国和美国亚利桑那州。如果夜航时迷了路，这样的本领很管用。

在这样的职业生涯里，我跟很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。我花了许多时间跟很多大人接触，也曾经很仔细地观察他们，但是，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

无论何时，每当我遇到一个看起来头脑清楚的人，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一号作品给他看。我的确想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理解能力。可是，不论男女，看过之后都说：“这是一顶帽子。”

于是，我就不会再跟他说什么蟒蛇、原始雨林或星星了。我只会谈他们能够理解的事，譬如谈谈桥牌、高尔夫球、政治，还

有领带等等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人就会非常高兴，以为遇到了一个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人。



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，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交心谈心的人。直到六年前，我在撒哈拉沙漠发生了航行意外，才改变了一切。那次，我的飞机引擎出了点毛病，被迫在撒哈拉沙漠降落，当时既没有修理技师在旁边，也没有路人经过，只能自己动手，试着修修看。可是我随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星期了，能否支撑下去还是个问题。

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大沙漠上。比大海中伏在小木排上的遇难者还要孤独得多。所以，你就可以想象，第二天早上，当我被那个奇怪又微弱的声音吵醒时，我有多惊讶。那个细小的声音说：

“劳驾……请给我画一只羊吧！”

“什么！”

“帮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我像是被雷电击中了一样，一跃而起。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定睛一看，看到一个十分奇特的小家伙，睁大眼睛注视着我。





这儿有一张他的画像，是我后来尽了最大的努力画的。不过，他本人要比这张画像好看多了。然而这并不是我的错。早在六岁那年，我的绘画天才就被那些大人们给毁了，除了画过大蟒蛇的外观图和透视图之外，就没画过别的东西。

我目瞪口呆地站着，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，像幻影一样的小家伙。别忘了，我当时被迫降在方圆千里、人迹罕至的沙漠上。而眼前这个小人儿看起来既不像在沙漠里迷路，也不像疲惫、饥饿、口渴或害怕的人，况且从他的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出迷路孩子的迹象。当我在惊讶之余能说出话来的时候，我问他：

“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

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缓缓地重复着他刚才所说的话，仿佛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：“拜托！帮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当一个人被某种神秘力量震慑住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敢不服从。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上，又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，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，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想起，我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文法这些科目上了，于是我告诉这个小家伙（有些别扭地）我不知道该怎么画。他回答说：

“不要紧，帮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

可是我从没画过绵羊呀！只画过那两张画。于是，我就给他画了其中的一张，即没有打开肚子的蟒蛇。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不要这种蟒蛇把大象吃进去的图。”这小家伙所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。他接着说：“蟒蛇这东西太危险，大象又太大了。我是从很小的地方来的，每样东西都很小。我要的是只绵羊，帮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我只好照他的意思画了一只羊。

他仔细地看了我的画，然后说：“不好，这只绵羊太瘦弱，再重新画一张吧！”

于是我又画了一张。

这次，他温和且腼腆地笑了，又说：

“你看，你画的不是小羊，是一只公羊，还有犄角呢！”

于是我再画了一张。

但是这张画也和先前那

